



中国小说50强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男人还剩下什么

毕飞宇/著

时代文

中国小说50强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毕飞宇 

男人还剩下什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5 辑: 1978~2000/ 林白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5-4

I. 中…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1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第 5 辑

男人还剩下什么

作 者: 毕飞宇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35 千字
印 张: 14.87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5-4/I·1511
定 价: (全 10 册) 280.00 元 (本册 30.50 元)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中 篇
1	/	叙 事
64	/	楚 水
120	/	睁大眼睛睡觉
178	/	青 衣
237	/	玉 米
		短 篇
306	/	五月九日和十日
314	/	是谁在深夜说话
324	/	写 字
332	/	哺乳期的女人
341	/	马家父子
350	/	遥 控
359	/	男人还剩下什么
370	/	白 夜
381	/	款款而行
390	/	怀念妹妹小青
401	/	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
411	/	蚰蚰 蚰蚰
425	/	唱西皮二簧的一朵

我的脸青紫色，鼻孔和口腔里贮满羊水。麻大妈用力摁住我的鼻头，我大哭一声，羊水喷涌出来。我今天的鼻头又宽又扁也是麻大妈的杰作。麻大妈大功告成，站在房门口。她老人家疲惫至极，倚着门框。麻大妈喘着气对父亲报功：“好了。”父亲的双手和下巴挂在那儿，听麻大妈说完这两个字。父亲吓坏了。麻大妈的双手与口腔沾满产红，笼罩了一圈鲜艳血光。她的笑容使她咧开了真正的血盆大口。麻大妈的每一颗牙齿都布满血迹。她就那样血淋淋地笑，对父亲说，好了，屙下来了，是带把的。

父亲进门时我没有理他。我被摞在铺了一层花布的泥地上。和别的孩子一样，翘起两条腿，紧握两只拳头，闭着眼睛嚎哭。

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专程拜谒过刘雅芝，也就是七十八岁的麻大妈。那一天下了冬雨。村里的草屋与巷弄都显得齷齪无序。我在泥泞的巷底找到了业已孀居的麻脸老人。她蹲在猪圈内侧，四周围了一群人。一个男孩蜜蜂一样为我引路，他从大人的裤裆下面钻进猪圈，大声说，麻老太，城里有人找你。人们让开了一道缝隙，麻大妈正在为一头硕大的母猪接生。母猪是黑色的，八只小黑猪正卧在金黄色稻草上拱母猪的红肿奶头。麻大妈绾了头发，袖口卷得很高，脸上的麻子松成椭圆状。因为眯眼她老人家张开了嘴巴。她的牙只剩了两颗，对称地立在暗紫色上牙床上，像一只蚰蚴。麻大妈望着我。她的紫色牙床使我想起了我的肚脐。这次联想使我的记忆出现了历史空罅，吹动起冬雨里的风。麻大妈吃力地站起来，盯着我的头颅顶部，正确地指出：“你是倒着出世的。”我惊喜地说，您老记得我？麻大妈的脸上没有表情。记不得了，麻大妈说，我接过的娃比接过的猪还多。我很突然地激动起来，说，我是您接的生！麻大妈的双手麻木地垂挂在那儿，半透明的血色水珠在指尖上往下滴漏。这时候有人

喊，第九个！第九个！麻大妈坐下去，用她的血手抚弄黑色母猪的红肿产门。是一个小白猪，这个色差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静下来，麻大妈极耐心地用手托住小猪。小猪的生产过程寓动于静，如日出那样，你不见它动，它就一点一点变大起来。麻大妈变戏法那样接出了猪仔，用干稻草擦了又擦。麻大妈说，你回去吧娃，我不接你你也要来到这个尘世上，这是注定的，你逃不出这个命。大家一齐回过头来，看着我。我把礼物放在地上，麻大妈就那样唠叨着。我疑心麻大妈是在和猪说话，心中无可挽回地怅然起来。我用研究《左传》《圣经》和《判断力批判》的眼睛盯住那双手，找不出这双手与我的生命曾有过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历史结果，麻大妈手里现在捧着的仅仅是猪。我在幸福之中黯然神伤。我的身体开始颤栗，无助却又情不自禁。麻大妈说，一物一命，可谁也逃不脱一双手。

麻大妈早就死了。她老人家的手在我的想象里散了架，所有的骨头都像竹节，一块一块排列在黑土之中。我现在在海上，我的怀里揣了那张地图。我常干的事就是看地图。没事我就把地图摊开来，这是我亲近世界的一种努力。我在这张地图里走过很多地方。也可以说，我带了这张地图走过了很多地方。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游历方式里，我尽量仔细体验微观与宏观。它们是一回事。是世界的正面与背面。是感知的这头与那头。这张地图已经很脏了，折头都生了毛边。但这张地图的本质依然如故。一比六百万这个比例说明了它与世界的关系。这个不同等、不平均的关系里有绝对的对等与精确。世界在人类的智慧面前已经很滑稽了。我就那样一手叉腰，一手夹烟，在千年古柏或万年青石之旁精骛八极，神游四海昆仑。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像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九万里高空，如风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

铁轨伸向远方，发出锃亮的光，乌黑而沉重地闪烁。蒸汽机头在浓烈的白色气团中夜游，黑魑魑地喘粗气。铁轨与机头使世界贮满迷乱。凌晨四点的铁轨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它们纵横交错，使“夜”与“终点”一同变得不可企及。我困得厉害。我把衣领竖直，把自己想象成站在铁轨上的狗。远方有许多骨头，它们对我发出青白色的光芒。

我是在嗅觉的引导下来到海边的。火车的长途旅行使我的听觉变得迟钝，嗅觉却异样活跃。我在昏睡中没有听见海浪的声音，——那种绵软的扑击体贴而又依恋，如做爱的尾声，轻轻悄悄地弥漫开来，再疲惫下去。但我闻见了海腥。我坚信大海就在前方，在地图的右侧一片淡蓝。初恋岁月林康的指尖曾指着蓝色海岸线对我说，这儿，这儿，你带我到这儿。那一年林康十九岁，在西语系读英语二年级。林康十九岁那年通体有一股极好的弹性，像一只乒乓球，在校园道路上跳来蹦去。她的马尾松纷乱如麻，成为红蜻蜓与彩蝴蝶的纯情偶像。我和林康的相识完全是偶然的，而恋爱却是必然的，因为“爱情只是偶然的擦肩而过”。我一直弄不清林康这句话的出处，可能是她的脱口而出。被爱情闹的。恋爱能使十九岁的女子一不小心就说出许多真理。我和林康相识在下雨的路上。她头上举了一本书，张大了嘴巴直冲而来。溅了我一身泥。我说你站住，她就站住。我说我送你。她的眼睛与我的眼睛有了幸福的三十一厘米落差。那时林康的皮肤像瓷器。十九岁，还没有退釉。我相信喜欢新奇的人都这样，他们的恋爱十有八九都始于雨伞下面，而雨伞下建立起来的婚姻十有八九都是灾难，又将终结于某个凌晨四点。后来我们就有了接吻，她说，接吻真好。接下来当然就有了做爱，她又说，做爱真好。后来她嫁给了我。新婚之夜林康告诉我，做新娘真好。在第一个“真好”与第三个“真好”之间，林康从我这里染上了爱看

地图的毛病。我们做了许多计划，所有杳无人迹的地方都有我们想象的双飞翼，开满温馨的并蒂莲。林康的尖细指头摁在地图上，一遍又一遍呢喃，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一一答应。世界是所有新郎的后花园。

在海上我打开地图。船沿着海平面的弧线向深海航行。地图的四只角在海风中噼叭作响。海碧蓝，望不尽的全是水。世界不复杂，就是水的这边与那边。在海上我马上发现地图失去了意义。海的巨大流动使人类的概括力变得无足轻重。我在甲板上遗忘了平衡，开始晕海，吐了很多腐烂物质与琐碎颜色。吐完了我蒙头大睡。我做了很多梦。它最初涉及老子和爱因斯坦完全是意外。我梦见他们俩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老子身穿灰色中山装，对爱因斯坦说，欢迎你来，爱因斯坦先生。爱因斯坦说，很高兴见到你，老子先生。老子坐下去，点上烟，认真地品完第一口，说，我们可以谈谈哲学问题，别的事让他们谈去。——你应当读过我的书，我写过一本《道德经》。爱因斯坦的十只指头叉在一起，说，我知道有人用汉语写过这本书，我至今没有读到好的德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好在我大体知道您想说什么。爱因斯坦头发花白，大鼻头，满脸皱纹。老子笑起来，反问说，译本？永远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直了直上身，说好书都这样。老子点头微笑，先生在研究什么？老子问。爱因斯坦看了老子身后的书架，答道，我研究物理，也就是格物致知。俗，老子说，俗了，——你说，宇宙究竟有多大？是这样，爱因斯坦打起了手势，宇宙是一个广阔无边的呈正曲度抛物线状的绝对无限量，又是一个不可逃逸而自我封闭于有穷广袤中的、呈角曲度的四维有限体。你说些什么？老子皱了眉头，灭掉香烟说，医生总是不让我抽烟。请您把自己想象为附着在按差数不到一微米度的三维空间表面上的一个二维几何体，爱因斯坦这样说。老子摆摆手，大声说，这些没

用，我们只关注人，活的死的不要紧。别的都可以放一放。我们应当关注宇宙，爱因斯坦辩解说。我们有时间，老子站起身说，我们先吃饭，我们有菠菜豆腐汤，我看这就是宇宙。爱因斯坦望着老子，大而疲惫的眼睛忧郁起来。爱因斯坦说，物理学比政治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本质，虽然物理学是全人类的。老子走出山洞，面有愠色，自语说，爱因斯坦是个右派。

我躺在大副的床上，做梦和呕吐。在做梦和呕吐之余追忆似水年华。大海对大陆的敌视太固执了，我不彻底吐干净大陆，大海似乎执意不肯收我。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吐了，除非把胃也吐出去。但我不太愿意把我自己吐掉。我知道我的心智已经迷乱了。这全是晕海闹的。为了走向大海我只能接受这样的仪式。向往大海最热烈的当然还是林康。即使在怀孕的日子林康也没有停止对大海的憧憬与展望。她憧憬大海时的静态十分动人，眼睛闪闪干净的光，鼻头亮晶晶的。我曾问过林康，你到底喜欢大海什么？林康回答我说，她就是喜欢在海边花钱。林康说这话时腆着大肚子，一遍又一遍设想我成为亿万富翁，我们的别墅从大连一直排到三亚，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都要在地图面前比划半天。

林康怀孕的日子我正潜心于一样重要事件，我开始研究我的家族史。在一个不期而然的宴会上，我意外得到了奶奶的消息。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我个人，对我的家族，这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奶奶的消息为我研究家族史提供了可能和良好契机。就我的家族而言，即使在父系社会，奶奶永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但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起过奶奶。由于奶奶这一祖系形象的空缺，父亲显然经不起推敲。用我们家乡的一句格言来概括，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是一位年迈的远房亲戚向我提起了我的奶奶。他喝了四两洋河大曲。这种烈性液汁使他变得心直口快。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你有个奶奶，是你的真奶奶，她还活着，在上海。远房亲戚用六十度的眼睛盯住我，压低了声音说，你不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是个东洋鬼子。他喝多了，我不会太拿他当回事。但第二天事情就严重了，第二天中午，年迈的远房亲戚带了一家老小到我家来谢罪。他用巴掌掴扇自己的面颊，大骂自己老糊涂，大骂自己满嘴胡话。而父亲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父亲坐在椅子中，神色相当古怪。父亲最后说，三叔，我也没有怪你。一屋子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静了下来，都望着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酒话恰恰是历史的真面目。历史在酒瓶里，和酒一样寂寞。历史无限残酷地从酒瓶里跳出来，带着泡沫与芬芳，令我猝不及防。一部真实史书的诞生过程往往又是一部史书。这成了我们历史的特色。我们在接受每一部历史之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下一个面目全非让我们去面对。“三叔”听了父亲的话便安静下来。两只肩头垂下去，一脸沮丧，如一只落水狗。这往往也是道出历史真相的人最常见的格局。“三叔”缓缓退出我家门槛，自语说，我老糊涂了，我老糊涂了。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罅隙。刹那间我就想到了死亡。一种生命种姓被另一种文化所宣判的死亡。这样的发现是致命的。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故作镇静出现了颤抖。他的整个身躯在那里无助地摇晃。后来他走到房间里去，在没有光的角落打开许多锁。他用多种秘密的钥匙把我引向历史深处。父亲最终拿出一个红绸包。红绸包退了色，如被阳光烤干的血污，发出不匀和血光。父

亲解开红绸，露出一张相片，是发黄的黑白相片。一个新文化旧式少女，齐耳短发，对襟白色短襦。完全是想象里“五四”女青年的标准形象。

是奶奶？我说。

是奶奶。父亲说。

在哪儿？

她死了。

她活着，在上海。

她死了，父亲大声吼叫，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你奶奶死了！

我和父亲再一次对视。父亲的眼睛顷刻间贮满泪水。父亲的泪光里有一种肃杀的警告与柔弱的祈求。我缄口了，如父亲所祈盼的那样。在这个漫长的沉默过程里，我的心裂开了一条缝隙，里面凭空横上了一道冰河。我甚至能看见冰面上的反光和冰块与冰块的撞击声。我听见父亲说，不要再提这件事。父亲说完这句话似乎平静了许多，伟大领袖那样向我指出：只有两种人热衷于回顾历史，要么是傻子，要么别有用心。

林康在这样的背景下怀孕让我无法承受。在她的面前我尽量不露痕迹，却愈发心事沉重。对着林康的身子发愣成了我的伤心时分。她的腰腹而今成了我的枷锁。生命没有那么大度，它绝对不是一个世界性、全球性的话题。种族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正如文化是生命力的本质属性。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灾难。

林康怀孕之前正和她的老板打得火热。她到底辞去了出版社的公职，到亚太期货公司参与世界贸易去了。她守着一部粉色电话坐在电子终端面前，对抽象的蚕丝、红豆、小麦、石油实施买空卖空。她先做日盘，在老板的建议下她改做了美盘。也就是

过脸去，我知道她不习惯我这样说话。下作，林康轻声说。我走上去叉住她的头发，我想我的内心彻底乱套了。——你说，是谁的？

你的。

你和他睡过，我他妈什么都知道！

我和他睡过，但孩子是你的。

孩子是那个狗杂种的！

是你的。他答应我用康乐套的。

我给了她一个嘴巴。

我知道对不起你。

你给我做掉。

孩子绝对是你的，我向你发誓，康乐套是我亲手买的，日本货，绝对可靠。

我又给了她一个嘴巴。——你给我做掉。

我不做，林康捂了脸突然加大了嗓门，要离要散随你的便，我不做，你这狗杂种，你休想！我就要生，让你看看是什么狗日的种！

那段骚乱的日子我专程赶到上海。我的掌心握着那张世界著名的上海市交通图。我在吴侬软语里走过无数街巷里弄。我一次又一次摊开地图。我知道我的奶奶就生活在这张地图里面。打开地图我就热泪盈眶，憋不住。我行走在上海大街，我的心思空无一物地浩瀚，没有物质地纷乱如麻。数不清的悲伤在繁杂的轮子之间四处飞动。我奶奶的头发被我的想象弄得一片花白，她老人家的三寸金莲日复一日丈量着这个东方都市。我设想我的奶奶此刻正说着上海话，我倾听上海人好听的声调，感动得要哭。可我听不懂上海话，正如我没法听懂日语。我在夜上海的南京路上通宵达旦地游荡。我尽量多地呼吸我奶奶惯用的空气。我一次又一

次体验上海自来水里过浓的漂白粉气味。因为寻找，我学会了对自己的感受无微不至。每一次感受奶奶就靠近一次，我的胸中就痛楚一次绝望一次。十一天的游荡我的体重下降了四公斤。感觉也死了。我拖着皮鞋，上海在我的脚下最终只成了一张地图，除了抽象的色彩，它一无所有。我相信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上海只是一张地图。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比例 1:1，只有矢量与标量，永远失去了地貌意义。但上海是我奶奶巨大而遥远的孤岛世界。她老人家的白发在海风中纷乱如麻，她老人家站在岸边思乡。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上海就是我奶奶的天涯。人类的宇宙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家园方言，也就是地图上那一块固定色彩。世界就是沿着家乡方言向四周辐射的语言变异。

那个下雨的午后我独自一人向上海火车站步行。上海的雨如上海人一样呈现出矛盾格局。我的头疼得厉害。巨大的广告牌不停地提醒我上海的国际性质。我一步一回头。在雨中我一步一回头。我一次又一次回头。我对所有老年女性呈献上我的关心与帮助。她们用警惕的目光注视我，捂了包离我而去。大上海像水中的积木。空间把我们这个世界弄坏了。空间的所有维度都体现出上帝的冷漠无情。我坐在火车站二楼茶座里，透过玻璃再一次注视这个茶色城市。上海在玻璃的那边无限安宁。我的心胸空洞了。悲悯汹涌上来。这股浩淼的悲悯成了我上海之行的精神总结。我捂住脸，失声痛哭。我在巴掌后面张大了嘴巴不能自己。我的四公斤在上海消失得无声无息，只在我脸上留下多余的黄色皮肤。历史在这里出现了裂口，被斩断的疼痛鲜活热烈地对我咧开牙齿。火车带我去了北方，那里有我的故乡。火车在拐角处伤心地扭动，上海向南方遥遥隐去。我坐在车窗下记起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我记住这句话。多年之后我将把它告